

阳春三月,《张国荣十年祭》专题刚刚尘埃落定,梅艳芳的名字却又浮上心头。只可惜,那么多年,与梅艳芳仅一面之缘,谈话也不超过十句,做专题更是无从着手。事有凑巧,有一天,不经意间,发现刘培基先生居然转了我有关张国荣的一条微博,忽然想到,若从刘培基看梅艳芳,岂不是一个绝佳的视角。因为,刘培基当年一手打造“百变梅艳芳”,而梅艳芳也成就了作为香港殿堂级形象设计师的刘培基。他俩如同“合欢树”一般,难分你我。于是,试着给刘培基发了封私信,说明原委。没想到,不到半小时,我们便联系上了。他表示自己不日到沪,届时可见面详谈。挂电话前还不忘加一句,若不嫌弃,可称他 Eddie 哥哥,这样可显得不那么生分。

西楼望月

曹可凡

人,这些钱总该有个交待吧!”Eddie 哥哥感叹道:“亲人将她视作赚钱机器,受她恩惠的朋友又背信弃义,这都令她难过。但阿梅内心没有仇恨,有的只是感伤、无奈。”他计划要办个设计展,既记录自己成长历程,也展示他与梅艳芳刻骨铭心的友情,以纪念她离世十周年。



七月中旬,应邀专程赴港出席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的“他 Fashion 传奇 Eddie Lau, 她 Image 百变·刘培基”展览。正式开幕前,Eddie 哥哥带我参观他几十年来创作结晶,尤其是为梅艳芳设计的那些服装,其中有唱《烈焰红唇》的“菠萝钉”晚礼服,《伤心教堂》的一白一黑两款婚纱,《梦里共醉》里的二十年代好莱坞女星造型以及《Stand By Me》里百老汇服装。更有“邦女郎”、“埃及艳后”造型和胸前露两个大洞的“太空装”。当然,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梅艳芳告别演唱会上那套开场“宫廷装”。至于那套白色

婚纱,Eddie 几乎不敢多看,因为内里充满太多苦涩的回忆:“当阿梅跟我说,希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婚纱,我觉得很心疼。我平生最痛恨设计婚纱,但偏偏这辈子设计得最好的一件衣服,就是梅艳芳最后这套婚纱——一套没有新郎给她掀开头纱的一件婚纱。记得音乐会那天我在舞台楼梯上等她上来,帮她换头纱衣服时,默默注视着她,觉得她不是在歌唱,而是在演绎生离与死别。每天演出完毕,我把头纱连同假发一起拿下,她才如释重负。回到家里,因水肿加剧,她根本吃不下东西,而且因为肿瘤蔓延迅速,体积越来越大,甚至每次上厕所都要忍受扯开肿瘤的剧痛。我劝她放弃,她搂着我的脖子,悄声说道,不做就再也没机会了。那一刻,我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梅艳芳和 Eddie 哥哥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惺惺相惜,这和 Eddie 哥哥身世有关。天底下很少有母亲会为了婚姻和事业抛弃亲生儿子,但他那位当作家的母亲居然如此薄情寡义。当 Eddie 哥哥听到母亲说“从今天起你不要

再叫我妈妈了”,心里竟无半点波澜,因为他知道,此生将会如一片扁舟漂泊于汹涌波涛之间,惟有靠双手来养活自己,而那时他还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所以,对 Eddie 哥哥来说,最酸楚的是成长中缺乏青春期与叛逆期,只能乖乖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安抚他心灵的唯有那一轮明月,他曾对月亮狠戾发誓:“我不会令人失望,正如你从没令我失望。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伴在你身旁的一颗星。”所以,他将自传取名为《举头望明月》。他也常告诫自己“坠入爱河是最大的罪孽”,只有用“无情”两字,才能抵御一切诱惑与伤害。但事实上,他又极重情义。“不怕你对我不好,只怕你对我好。”这是 Eddie 哥哥挂在嘴边的话。

一夜,月亮在薄薄的云层间徐徐移动。躺在床上,借着昏黄的灯光,一页页翻阅那本《举头望明月》。读着读着,脑海中闪出韦应物的诗句“西楼望月几回圆”。其实,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原本就是真实生活的写照。人生如梦,万事皆空,如同梅艳芳《女人花》所唱的那样:“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

淑宁是“红蚂蚁”美发店的资深设计师,效率很高,每次去美发,我几乎都是同一句话:“赶时间!直接冲水,越快越好。”前后不超过二十分钟,就焕然一新了。晚间洗发,她还是一丝不苟地梳理,好像我要去喝喜酒。“简单就好,回去就休息了。”淑宁不予理会,用尖尖的梳尾,这里拨拨,那里挑挑,我不禁笑说是“锦衣夜行”。她却正色道:“这是艺术作品,不可以随便。”

除了工作,她也会说些美发趣事给我听。譬如新来的设计师给小学生剪发,不小心剪到耳朵流血了,自己反倒吓哭;经验不足的新手,用削刀修剪刘海,没想出手太急,短到成了刘海,也将客人气哭了;还有搞笑的,美发师正专心拨头发,客人一扭头,手指刚好插进人家鼻孔!一位老奶奶来洗头,因为脖子短,躺椅的角度没摆好,洗头的妹妹把老奶奶全身衣服给淋湿了,为此甚至赔上一条内裤……

美发店有专用术语,譬如“驾驾”(客人来了)、“汪三”(洗头)、“恰三”(剪头发)、“劳电”(烫发)等等,洗头、剪发、烫发、染发,也是一门门的学问,淑宁说,现代女性喜欢造型越新奇越好,美发院里的发蜡、发膜、定型液一应俱全,把秀发弄卷用电棒或玉米须夹,把卷发拉直还有离子夹,“武器”很多,至于染发,因为一般染料比较多化学成分,最好选用 PH 值中性的药水,温塑烫和陶磁烫适用于长发,吊起来烫,不会伤头皮。

淑宁又说,美发的诀窍是“哪里有缺点就想尽办法遮盖”,譬如“扁头”最好做个“发根烫”,发量多,可千万别烫爆炸头;额头窄的人,有刘海为好,她说得头头是道,我听得津津有味,不禁想起台北市闹区常看见的一些年轻人,头发染得五颜六色,还有左右不对称、或半张脸都被头发遮蔽的“鬼样子”,实是难以想象,半世纪以前台湾的中学女生,连发夹都被训导处视为违禁品。

美发店生意最旺的季节是每年春节前后,除夕前一个星期,逐日涨价是惯例,烫头发的客人尤其多,早在二十年前,淑宁甚至还有过从除夕做到天亮的纪录呢。

聊起美发,我想起有一年到泰国旅行,途中去一家滨海美发院洗头的恐怖经验:刚躺上洗发椅,一双巨手掌就扑面而来,顿时一颗脑袋就像椰子树上的椰子,被摇来摇去,脖子差点掉下来!我不禁拚去满脸的水,睁开惊恐的眼睛往上一瞧,天呀!这位洗头的女士大猩猩似的又高又壮,正咧开血盆大口对我说:“夫人,还需要再用力一点吗?”我吓得跳了起来立刻逃走。

从此以后,我只要去美发院,总是不忘叮嘱没经验的洗头师傅:“轻一点儿,轻一点儿,这是人脑袋,不是椰子壳哦!”

语,为他鼓劲,他赛后亲自跑来看台表示感谢,并合影留念。海内外报纸相继报道了此情此景,并刊登了照片,反响很大。

2008年5月,我光荣地被推荐为奥运会火炬手。做运动员时,我参加过全国比赛获得冠军。做教练后培养的运动员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运会、奥运会……我自己曾参加过亚运会和东亚运动会拉拉队,唯独没有参加过奥运会,如今能当上奥运火炬手,仿佛自己拿到了奥运会参赛资格,即将走上赛场。

在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可爱和热情,我们国家的伟大和强盛,奥林匹克精神的无比威力。我默默许愿:期望两岸早日实现直航“三通”,我也能早日回家乡探亲。

如今两岸已经直航“三通”了,多年的愿望实现了。这段人生的经历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我要继续尽我所能,为两岸文化、体育交流和交往,做出努力。

十日谈

同心铸梦 异想天开,更要脚踏实地。请看明日专栏。

上世纪60年代初,少不更事的我对周末的下午很期待。因为家里会来好多爸爸的朋友,他们在一起畅谈文学,纵论天下大事和社会轶闻。其中就有俞天白叔叔。

俞叔叔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沉稳、敦厚、热情。他写得一手好书法,我家简陋的白墙上,总挂有他的墨迹。他是以青年农民身份,从小山村考到上海读大学的。因为他自幼接受传统家学,说话文绉绉,我常听父亲

俞叔叔

郎诗屏

张罗给他找女朋友。可每当看到父母找来的姑娘,我就会在一边嘟囔:“俞叔叔不会要的。”父母亲就会笑骂我:“人小鬼大。”他们还是老派的观念,要找实惠的。有一天,我听到陆俊超伯伯来约父亲,才知道好多文坛的朋友,要去喝俞叔叔的喜酒。那年,我才10多岁,心头却涌起莫名的惆怅。

时隔40多年,在我印象中,俞叔叔还是那个模样,未见一点老态,依然那样乐观、率真、豁达,朝气蓬勃的。始终坚持体育锻炼、注重健康的他,对生活与创作始终充满了激情和好奇。去年,他以上海小陆家嘴金融区为背景,创作了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银行行长》,填补了正面描写中国当代金融从业人员生活题材的空白,写出了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袭击下中国银行家的方方面面,对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现状,倾注了沉重忧虑的危机意识。中国金融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洪霞管先生评价这部小说“运用新手法,谱写新题材,获得很大的成功”。上海作家协会特地为这部小说举行作品研讨会,肯定这又是俞天白的一部直击现实生活的原创性大作品。

在上海作家中,俞叔叔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物。他守得住寂寞,耐得了孤独,坚持不开博客与微博,但这绝不意味他远离尘嚣。他对网络中所有热点问题了如指掌,要是与他交流这方面的看法,他便会指点江山,评说是非,不逊于某些大V。他在一家杂志一直开设有关“民本与民生”专栏,直言不讳地抨击当今社会弊端,有好几年了。我不明白,是因为他饱满的生活激情驱动,还是因为像万花筒一般的生活热浪赋予了他满腔的如火激情,使他始终像我十多岁见到他时那般年轻。

说不清是俞叔叔的特立独行不合群,还是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曾经受人挑剔与排斥。但他始终处之泰然,靠自己认定的路。其实,他对人谦恭随性,平易近人,低调得“不显山,不露水”,也没一点大作家的张扬。我和他曾经共事过一段时间。那是一家经济杂志,他是在《萌芽》杂志任职期间应邀改版去的。有一次,我在采访时遇到一位知名企业的老总,他对这本杂志很感兴趣,一听俞天白帮这份杂志在改版,还听说俞天白老师的书法造诣很深,竟激动地从旋转椅子上跳了出来,要求:“能不能请俞老师为我写幅字?”我信口答应了。我回到杂志社转达了老总的要求,俞叔叔却笑了,说:“小郎,我不是书法家。我的字画只能说是涂鸦,上不得台面,拿不出手的。”我看得出来,他不是客气,不是自谦,便打电话婉言转达了俞叔叔的意思,此后,在这方面我再也不敢信口宣扬了。

俞叔叔是性情中人,待人以诚,淡泊而致远,才高而勤勉,并乐于提携后进。在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最主要的是人品。

大殿前的小吃

——城隍庙忆往之一

秦来来

上海的老城隍庙,就是现在的豫园商场,南起方浜路,北抵福佑路,东临安仁街,西靠旧校场,方圆总共5.3公顷。早先除了庙产、店铺以外,还有几百户人家住在里面,可以称作老城隍庙的“土著”。幸运的是,本人也是“土著”的一员。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就在这儿玩耍、读书、搞运动……老城隍庙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先来讲讲大殿上的小吃摊。从方浜路城隍庙正门进去,大殿前是一排点心摊。摊位围成长方形的一圈,摊主就在这围起来的当中地方,摆上炉子、桌台板、食料等等,招待食客。点心摊卖的小吃很多,油豆腐线粉汤、大肉馄饨、开洋面,最叫我流口水的是“鸡鸭血汤”和“烤鱿鱼”。

卖鸡鸭血汤的老板是无锡人,总是笑眯眯的。两只盛放鸡鸭血的大铝盆里摆放的是鸡鸭血,一根自来水管子,插在铝盆里,不断地冲刷鸡鸭血,行话叫“活水”,经过这样冲洗出来的鸡鸭血,不容易碎裂,而且吃口很“嫩”。鸡鸭血的肚肠,还有鸡和鸭的肫、肝、心等“时件”,吃之前先用盐捏一捏,去油腻、去腥气。鸡鸭血汤分成3分一碗和5分一碗两种。3分一碗的,就是鸡血、鸭血,再加上鸡鸭肚肠;5分一碗的,里面就加进了鸡和鸭的肫、肝、心等“时件”。到了大冷天,下午放学,肚子饿了,花3分钱,坐到点心摊的长凳上,吃一碗鸡鸭血汤,褐色的鸡鸭血,配上青翠的葱花,撒上一点黄色的胡椒,浇上几滴喷香的麻油,吃在嘴里,鸡鸭血在舌头和上颚挤压的作用下,“噗”地一下化开来,伴随着葱的香、胡椒的辣、麻油的滑,穿过食管咽下去,真是惬意之极。

再讲“烤鱿鱼”,老板用铁丝编成网格的夹子,干鱿鱼放当中,两面一夹,在鱿鱼上涂一层油,放在火上一烤,随着“吱吱”声,只见鱿鱼的表皮开始收缩,打褶,颜色发黄,香气扑鼻而来。烤好了,老板取出鱿鱼,拿刷子蘸一蘸面酱,朝滚烫的鱿鱼身上涂上去,更加诱人。欢喜吃辣的,也可以蘸辣酱。吃在嘴里,嫩里加辣,韧劲十足,真是好吃!

我是台湾省籍体育工作者,年轻时曾经是国家田径队队员,后担任上海市田径队教练员,1988年调到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工作。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台联组织了大陆台湾省籍体育工作者观摩团,我是成员之一。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很兴奋,因为我得知田径名将、曾破男子十项全能世界纪录号称铁人的杨传广先生和曾打破女子跨栏世界纪录的号称亚洲羚羊的纪政女士届时也会作为嘉宾到北京。我做运动员时,就曾梦想着见到他们,但由于当时两岸不能往来,始终不能实现。

在亚运会田径比赛的第二天,正好是杨传广先生的弟子李福恩和古金水两位运动员比赛的时间。于是我们观摩团全体成员都到场助威,赛场上我也有幸见到了纪政女士,她连声喊我叶青,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台湾省籍体育工作者,万分激动、感慨地说:“没想到在大陆还有这么多优秀的台胞体育工作者,我们都是乡亲,今天见到你们很高兴,大陆的建

设成就这么好,我们应该经常往来,切磋技艺,共同提高。”纪政女士动情的话语,博得在场所有台胞的热烈掌声。

1993年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台湾地区也组团参加,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当年市人大会上,我提出,为加强两岸交流,加深两地台胞之间的情谊,建议

心连心的两岸体育人

叶青

成立上海台胞拉拉队。这个建议后来被采纳,市台联组织了由60位在沪台胞组成的上海台胞拉拉队,活跃在各级各类比赛场馆。我们每个人都手持两块小木板,胸前佩戴写有上海台胞拉拉队字样的红色飘带,为来自宝岛的运动员加油。清脆的竹板声,响彻运动场馆。台湾运动员很感动,赛中与我们握手,赛后与我们合影。其中就有“老朋友”李福恩先生。在跳高比赛时,我们坐在就近看台上,时不时举起“李福恩先生加油”的横幅标



秋浓 (中国画) 管詠梅

